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九十四回 碧水魚救劉谷賢 鳳凰蛋放撒發國

詩曰： 高風應爽節，搖落漸疏林。  
吹霜旅雁斷，臨谷曉松吟。  
屢棄涼秋扇，恒飄清夜砧。  
冷然隨列子，彌諧逸豫心。

卻說國師道：「那一個是甚麼人？」光頭滑臉的說道：「弟了是銅柱大王。」國師道：「銅柱大王，原是佗羅尊者。你有甚麼事來見我？」大王道：「弟子蒙佛爺爺度化大德，特來護送寶船。」國師道：「你手裡提著是個甚麼？」大王道：「是個信風童兒。」國師道：「怎叫做個信風童兒？」大王道：「他原是個小郎，家住在汝南臨汝縣崆峒山玉燭峰土穴之內。專一走腳送信，其快如風，飛廉收他在部下，做個風神主管，送天上的風信。三月送鳥信，五月送麥信，七八月送簷信，海洋上送颶風信，江湖上送船棹信，魯東門送爰居信，五王宮送金鈴信，岐王宮送碎玉信，崑崙山送法塵信，扶枝送鳥鵲信，怒時送大塊信，喜時送鳴條信。故此叫做個信風童兒。」國師道：「怎麼這等一個形狀？」大王道：「他皮毛狀像只白狗，帝堯朝裡為人所獲；碎割碎剝切得只有蒼蠅翅膀至薄。但遇有風，其肉先動；搖動他的肉，其風自生。後來遇著風又活將起來，後歸飛廉部下。」國師道：「你拿他來做甚麼？」大王道：「因他到海上來送颶風信，明月道童和他爭鬧，他就把明月道童打了一跌。加上那兩個行者，一個吃他踢了一腳，一總三個都不是他的對頭。是弟子懷忿於心，拿住他來見佛爺爺，請佛爺爺重加懲治。」國師道：「放風是頭裡的風婆娘，與送信的何干？」大王道：「風雖發，不送信，風不起。風之大小，時日之多寡，都在送信的口裡定奪。」國師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今後不送信就是。你放他去罷。」信風童兒聽見佛爺爺放他去，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「佛爺爺就是天地父母之心，我今後再不送風信來罷。」國師道：「也難道今後再不送風信？只是週年之內不送，便自足矣！」信風童兒說道：「就是週年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去罷。」好個信風童兒，說聲去，不曾住口，一聲響，一陣風頭而去。銅柱大王說道：「佛爺爺只管慈悲，也不管人之好歹。這等一個娃子家，口尚乳臭，他顧甚麼信行，轉背只好又送出信來。」國師笑一笑說道：「拿此等童兒，何難之有？」道猶未了，把禪杖一指，一個信風童兒，一轆轤跌在面前，叫說道：「小的再也不敢，怎麼佛爺爺又拘我回來？」國師道：「你去罷。」一聲響，又是一陣風頭而去。大王道：「弟子今番曉得了。」國師道：「你兩人回去罷。」紅羅山神道：「弟子願送。」桐柱大王道：「弟子願送。」國師道：「我們海上要過一週年，你兩人怎送得這遠？」兩個齊說道：「弟子蒙老爺度化，萬年不朽，天地同休，豈說這一週年，呼吸喘息之頃耳！況兼明月道童，何如？」國師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兩人住在鏡臺山罷，前行經過哪一個去，你來報我知道。」兩個齊應聲「是」，齊上鏡臺山而去。

國師又邀二位元帥坐在蓮臺之上。二位元帥說道：「國師妙用，人數不知。當時只說空饒了鹿皮大仙，哪曉得今日得他拿了風婆娘，除此一害。當原先只說便饒了佗羅尊者，哪曉得今日得他拿了信風童兒，又除一害。」國師道：「且莫講除害兩個字，不知如今風勢何如？」元帥道：「想也會住。」即時吩咐旗牌官，看外面風勢何如？」旗牌官道：「內勢漸漸的平伏。」元帥道：「漸漸平伏，可喜！可喜！」旗牌官道：「還有一喜，不知老爺們可曉得麼？」老爺道：「甚麼喜？敢是夜明珠麼？」旗牌官道：「早上掉下去的軍士，幸遇一尾大魚，好好地送上船來。」老爺道：「軍士現在何處？」旗牌官道：「現在馬船上。」老爺道：「叫過他來，咱問他一個端的。」元帥軍令叫去就去。叫來就來，一會兒一個軍士跪在面前。老爺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軍士道：「小的是虎賁左衛一名小軍，姓劉名谷賢。」老爺道：「早上掉下水去，可就是你麼？」谷賢道：「是小的。」老爺道：「怎得上來？」谷賢道：「是一尾大魚送小的上來。」老爺道：「是個甚麼樣的魚？」谷賢道：「其魚約有□丈之長，碧澄澄的顏色，黑委委的鰭槍。是小的掉下去之時，得它乘住，雖然風大浪大，它浮沉有法，並不會受半點兒虧。」老爺道：「清早上到如今，風大船快，不知行了多少路，怎麼會趕著？」谷賢道：「小的坐在它的身上，也不覺得遠哩！」老爺道：「你怎得上來？」谷賢道：「是它口裡說道：『你去罷。』不知怎麼樣兒，小的就在船上。它臨去之時，口裡又說道：『多拜上佛爺爺。』」國師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「貧僧曉得了。」

三寶老爺說道：「國師老爺曉得敢是條龍麼？敢是送夜明珠麼？」國師道：「龍便是龍，只不是夜明珠哩！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是龍，又不是夜明珠？」國師道：「元帥不准信之時，貧僧叫它過來，就見明白。」老爺道：「水族之物，焉得有知。既去了，怎麼又叫得轉來？」國師道：「這不打緊。」

道猶未了，把禪杖一指，早已有個漢子，碧澄澄的顏色，黑委委的鰭槍，頭上一雙角，項下一路鱗，合著手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佛爺爺呼喚弟子，有何指揮？」國師道：「劉谷賢多謝你救援。」漢子道：「弟子承佛爺爺超度，無恩可報。今日止救得谷賢一命，何足掛齒！」國師道：「你為何不職掌龍宮，還在外面散誕？」漢子道：「弟子運蹇時乖，撞遇著一個憊懶舊知己，扳扯一場，故此羈遲歲月。」國師道：「是哪舊知己？」漢子道：「菩薩魚籃裡的歪貨。」國師道：「魚籃裡是個甚麼？」漢子道：「是個金絲鯉魚成精作怪的中生。」國師道：「他怎麼與你知己？」漢子道：「實不相瞞佛爺爺所說，弟子怎叫做碧水神魚？原作曲鱗出身，在南膳部洲東京城北，碧油潭之水，碧澄澄的約有萬丈之深，弟子藏在裡面有千百年之久，故名碧水神魚。」國師道：「金絲鯉魚在哪裡？」漢子道：「因它同在碧油潭裡。」

國師道：「它怎麼會成精作怪？」漢子道：「因是宋仁宗皇佑三年正月元宵令節，東京城裡奉聖旨放燈，大興燈會。金絲鯉魚動了遊賞之心，即時跑出崖去，變成個女子，使個分身法，變成一個丫環，吐出一顆小珠兒，變成一籠燈火，一個女子前面走著，一個丫環一籠燈，自由自在，穿長街，抹短巷，緩步金蓮，恣意遊玩。只見：

弱骨千絲，輕球萬眼。庭開菡萏，熒熒華岳明星；洞簫簫笛，點點竹宮燿火。雲母帳前激灑，多則過□千枝，光溜溜露影琉璃；夜明簾外輝煌，少也有一萬盞，翠泠泠雨絲縷絡。急閃閃瑤光亂散，妝成鹿銜五色靈芝；慢騰騰獸炭雄噴，做出犬吠三寶寶葉。游魚上下，似洞霄宮裡，隱隱約約，魚游錦上生波；走馬縱橫，像吐火山前，瓊瓏瓏瓏，瑪瑙屏中絕影。怎見得星移萬戶，赤溜溜的珠球滾地拋來；可知他月到千門，碧團團銀燭半空丟下。靈船低泛，通霞臺上，沉沉靄靄，平地透出霞舟百里，丹煙流宿海；火鏡高燃，望日觀前，雄雄魄魄，半更天推出日扇九枝，紅豔簇天壇。的的攢攢晃舳舫，盡點綴了丹房簷蔔；霏霏裊裊旋華蓋，鎮飄飄些紫蔓葡萄。綠綠夭夭，高掛著明琉璃宛轉，都來是方空素靄黏成；紅紅白白，細看他花格綸連，好不過員嶠輕鸞裁就。又不是龍吟聲、彪吼聲、麟合邏、麟迤夜、麟跋至，鬢發播了，鬢髮瞳瞳，瑞門禁鼓，六街驚慘，阿香車裡行雷；且道個遏雲社，飛盃社，喬宅眷、喬迎酒、喬樂神，旋扮將來，嘈嘈雜雜，復道危柵，百隊香攢，玉女窗前笑電。綠香沉穗，吹笙送度，紫微峨峨豔豔，半層圈絡，金莖盤上映初晴；繡襖雲花，夾仗繞開，四照玲瓏瓏，幾柱水條，玉膽瓶中看欲化。水晶槃，璀璨璨，白鳳凝酥，到處廣寒宮一般清澈，珊瑚座，礪礪磷磷，玄龍吐燭，咫尺融臯國萬里通明。玉消膏，琥珀錫，屑屑零零，妝花瓏藕，朱盤架，簇插飛蛾；流蘇帶，芳堤葉，閒閒淡淡，口參火楊梅，縞衣衫，爭傳帖蛋。別樣的機關，活動得奇奇怪怪，綵樓高處，削成仙子三山；諸般故事，彩畫得分明明，玉柵鋪時，簇成皇帝萬歲！正是：黃道宮羅瑞錦香，雲霞再再度霓裳；龍輿鳳管經行處，萬點明星簇紫星。

京城地面街道又寬闊，燈火又鬧哄，那妖精貪看了一會。哪曉得折轉身來，金雞已三唱矣，天色將明。妖精怕現了本相，不敢轉到碧油潭，急忙的走進金丞相後花園中魚池裡藏了。花園中有幾盆牡丹花，妖精每夜裡來吐氣噴之，牡丹顏色鮮麗，紅的紅似血，白的白似雪，最可人情。

一日，有個赴選的劉秀才，寄寓在金丞相府裡，聽知道花園中牡丹盛開，顏色鮮麗，稟過丞相，帶酒進園裡遊賞一番。酒闌人散，那妖精走上岸來，搖身一變，變做金丞相的千金小姐，調戲劉秀才。大抵好色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劉秀才被他所惑，日往月來，情稠意密，被府中侍婢看見。侍婢雖然心上明白，曉得千金小姐美玉無瑕，沒有這個淫奔之行，卻劉秀才房裡又有個美人相親相伴。侍婢費了一番尋思，走進小姐房裡來。房裡是個小姐，走到劉秀才房裡去，劉秀才房裡又是個小姐，侍婢們吃驚，報上金丞相。金丞相不得明白，報上包閻羅。包閻羅把兩個小姐一下子都拘將來，審問一番，也不得明白，即時吩咐張龍、趙虎，取出照妖鏡來一照，原來是一個金絲鯉魚。那妖精現了本相，卻才慌了，吐出一口黑氣沖天，天昏地黑，一聲響，連千金小姐都不見了。這是一樁鬼怪，包閻羅豈肯甘休？蹀到城隍，城隍不敢怠慢，差下陰兵，四路裡一訪，卻訪得千金小姐在碧油潭左側四雄山石室之中。聞報包閻羅，金丞相親自取回小姐去了。卻訪得金絲鯉魚在碧油潭裡出身，陰兵來拿它，它就走到南海中間躲著。因為陰兵來拿，弟子也安身不住，也自移了窩窠。落後來包閻羅不放城隍，城隍沒奈何，只得具札通知四海龍王，關上海門，嚴加捕捉。那妖精又賣弄神通，往天上跑，恰好撞遇著觀音菩薩，卻才收服了它，放在魚籃之中，除此一害。

城隍回命，包閻羅大喜，金丞相作謝，劉秀才得生。那妖精卻不是個德懶的，弟子和它同住過，卻不是個舊知己？國師道：「他雖德懶，怎牽連著你？」漢子道：「弟子蒙佛爺爺度化之後，已經脫變成了龍。到了龍宮，見了龍王，舊例要參謁菩薩去。到南海參謁之時，那妖精閒在籃裡，一轂碌跳將起來，說道：弟子也曾成精，也曾作怪，也曾迷人，今日不該成此正果，牽扯弟子這一番。菩薩怕中間有等隱情，卻就打回龍宮海藏來行查扯，喜得佛爺爺當日度化弟子，寫得有個『佛』字在弟子處，卻才得這一硬證。龍王卻才回覆菩薩，弟子卻才得了正果。因受它這一牽扯，故此羈遲不得職掌龍宮，還在閒散。」

國師道：「閒散到幾時才住？」漢子道：「已經入班在第七個上，不出一年之外，就有事管。」國師道：「你怎麼曉得劉谷賢掉在水裡？」漢子道：「弟子護送佛爺爺回京，故此曉得。」國師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你快去罷，就該你是頭班。」好個漢子，即時現出本相來，崢嶸頭角，鱗中峻嶒，一朵紅雲，托著一條黑龍，沖天而起。

二位元帥不勝之喜，原來這個漢子就是碧水神魚，變成了這條好龍也。當原日只說是便饒了碧水神魚，哪曉得今日又得它這一力！國師妙用，何處無之！三寶老爺又說道：「龍便是條龍，只是又沒有夜明珠哩！」國師道：「貧僧怎麼敢打誑語，龍便是，魚卻不是。」老爺道：「馬譯字還是說謊，怎麼再不見個珠影兒？」王爺道：「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到底無。老元帥怎麼這等慌？」各自散去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。忽一日，旗牌官跪著稟事。老爺道：「你稟甚麼事？」旗牌官道：「小的看守蜘蛛，五七年來並無半毫差錯。到了今日之時，猛然間蜘蛛不見在哪裡去了，籠裡面止遺下一個滴滴圓的白石子兒，大約有雞卵之大小的，不知是個甚麼出處，特來稟知元帥老爺。」老爺道：「那白石子兒在哪裡？」旗牌官道：「現在蜘蛛籠裡。」老爺道：「你去取來。」元帥軍令如雷如霆，一會兒取到白石子兒。老爺拿在手裡，看一看，只見那石子兒豈是等閒之物？身圓色白，視之燦燦有光。老爺看了一會，想了一會，卻明白了，大笑三聲，叫快請過王爺來。王爺進門看見老爺一天之喜，說道：「老元帥，怎麼今日這等盈盈笑色，喜上眉峰？」老爺手裡拿著那白石子兒，說道：「王老先生，你試猜一猜，猜咱有何事可喜？」王越發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王老先生，天下事這等有准。」王爺道：「怎見得？」老爺道：「當原日夢見賽月明，咱學生只說是個不吉之兆。雖則天師說雙鳳朝陽，咱學生又怕他課不靈驗；馬譯字說夜明珠，咱學生也怕他圓夢不准，耽了無限的心機。哪曉得天師的靈課，馬譯字神猜。」王爺道：「果是一顆夜明珠麼？」老爺雙手拿出珠來。王爺一看，果然圓又圓，大又大，亮又亮，乃稀世之奇珍，無價之大寶。王爺道：「可喜！可賀！又不知支矮子是哪個？」老爺道：「你也猜一猜兒，猜著哪個？」王爺道：「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。這個我學生猜不著也。」老爺道：「請天師、國師同來作一猜，看哪個猜著。」

即時請到天師、國師，老爺相迎之際，不勝之喜。天師道：「恭喜元帥得了夜明珠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恭喜！恭喜！」老爺道：「咱學生得了夜明珠，怎么二位老師就都曉得？」天師道：「入門休問榮枯事，觀著容顏便得知。老元帥這等歡天喜地，豈不是得了夜明珠麼？」老爺道：「珠便是了。」遞出珠來。國師看過，天師看過。都說道：「好顆夜明珠，卻是無價之寶。」老爺又說道：「畢竟支矮子是個甚麼人，相煩天師猜著？」天師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倒也是難猜。」老爺又請回國師，國師只作不知，說道：「善哉！善哉！天師尚然不知，何況貧僧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個支矮子曾在國師門裡出身，怎麼就不知道？」國師道：「既是貧僧門裡出身，有個不知道之理？只因是信風所過，不記得他。」

說了個「信風所過」四個字，把三寶老爺嚇得只少一跌，連聲說道：「國師神見！國師神見！」王爺道：「怎麼『信風所過』，就是神見？」天師道：「貧道也省得了。」王爺道：「省得是個甚麼？」天師道：「我和你初下西洋，才到爪哇國之時，一陣信風所過。國師說道：『當主一物，其形如吼，其大如斗，其絲萬縷，其足善走。先前雖主一驚，以後還有一喜。』今日夜明珠就是那一喜。」王爺道：「哎，原來支矮子是個蜘蛛。國師信風之言，數年之後，這等靈驗。」老爺道：「馬譯字圓夢，更圓得有趣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『雙鳳朝陽』的課，卻也頗通。」國師道：「『雙鳳朝陽』，還不在這裡。」老爺道：「想在李鬍子身上。」國師道：「李鬍子另是一顆夜明珠，『雙鳳朝陽』另是一宗功德。」老爺道：「在幾時？」國師道：「目前就見。」道猶未了，國師叫過陰陽宮，問他行船行了多少月日。陰陽宮回覆道：「已經行了五個月零八日。」國師道：「是了。」又叫過非幻禪師，吩咐他天盤星上取下一個鳳凰蛋來。又叫過雲谷徒孫，吩咐他旗牌官處取過那一個鳳凰蛋來。一時俱到。國師拿著兩個蛋在手裡，念念咭咭，念了幾聲，咒了幾聲，一會兒兩道白氣沖天而起，白氣中間飛出一劉鳳凰，銜著那兩個蛋殼，悠悠揚揚，自由自在，直奮九天之上。把二位元帥、一位天師、四位公公、大小將官、滿船軍士，那一個不說道：「真的『雙鳳朝陽』，真的國師妙用。」

三寶老爺又問道：「原日撒發國收在鳳凰蛋裡，今日朝陽，撒發國還在這裡？」國師道：「已經放回他去了。」老爺道：「不曾損壞軍民人等麼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敢打誑語？曾經說過的話，以三年為率，多一日受一日福，少一日受一日之苦。經今五年多些，哪一個不受福無量，哪一個不生歡生喜。」老爺道：「可看得見麼？」國師道：「要見何難！」老爺道：「可用梢船麼？」國師道：「自從開船之後，五個多月不曾落篷，豈可今日為著這個撒發國，反又梢船。」老爺道：「既不梢船，何以得見？」國師道：「管你看見就是。」老爺道：「怎管得看見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自有個妙處。且問列位中間哪幾位要看？各人認將下來。」老爺道：「咱一個是不消說的，要看。」四個公公一齊說道：「要看。」王爺道：「我學生不願看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也不願去。」國師道：「不願去的便罷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諸將中有願看的麼？」狼牙棒張柏應聲道：「願看。」游擊將軍馬如龍應聲道：「願看。」王爺道：「只兩個去看足矣，其餘的不許亂答應。」諸將中分明都是願去看的，得王爺這一攔阻，卻才不敢多話。國師道：「願看的請上來，依次而坐。」三寶老爺坐上面，四位公公坐左側，兩位將軍坐右側。國師道：「列位去時，盡著腳走，以鈴響為號，都要轉身。」眾人一齊應聲：「是！」國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都要閉了眼。」眾人一齊閉了眼。國師又念聲：「阿陀陀佛！」伸出手來，一個人眼上畫一個□字，眾人一齊瞌睡，靜悄悄的。

國師坐下，吩咐雲谷旋烹新鮮茶來，與列位老爺醒瞌睡，雲谷應聲「是」，即時備辦烹茶。國師手裡一聲鈴響，眾位瞌睡的一齊醒過來。三寶老爺雙腳平跳著，雙手齊拍著，嘎嘎的大笑，說道：「異哉！異哉！」國師一邊叫雲谷遞上茶來。雲谷回覆道：「茶尚未熟。」王爺道：「茶尚未熟，好快去快來也！」老爺道：「得此奇妙，何用茶為！」王爺道：「怎這等奇妙？」老爺道：「我如今滿腹中都是奇妙的，只是一口說不出來。」王爺道：「怎麼一口說不出來？」老爺道：「其妙處多得緊，說它不盡。」王爺道：「說個大略就是。」老爺道：「咱平生看見五國三出，心上著實有些狐疑。到了今日，卻才深服。咱適來閉上眼，不知怎麼就出了神，怎麼就到撒發國，依舊的城郭，依舊的宮牆，依舊的民居，依舊的番總兵府，依舊的圓眼帖木兒戰場，依舊的金毛道長仙跡，是咱看見兩個老者對手著棋，咱問他道：『大國是甚麼國？』他說道：『是撒發國。』咱問道：『你國中平安麼？』他說道：『我這個國國民貧，不載經典，自古到今，平安無事。只是三五年前，受了一場兵火。這三五年後，卻混沌了一場。這五七

日中間，才見天日，故此在這裡著幾局棋，賀一個太平。」咱問他：『是個甚麼兵火？』他說道：『是個大明國差來的兩個元帥，一個道家、一個僧家，其實的厲害，殺了一個總兵官，滅了一個金毛道長，卻不是一場兵火？』咱心裡倒好笑，指著咱說元帥，就是指著和尚罵禿子！咱又問他道：『怎麼混沌了一場？』他說道：『為因抗拒了那兩位元帥，不曾遞上的降書降表，卻就吃他一虧，把我們這一個國，下了甚麼禁符，弄了甚麼術法。致使得這三五年間，滿天重霧，混混沌沌，不辨東西南北，不見日月星辰。也沒有商販等船到我這裡來，我這裡也沒有人敢出外去。』咱問他：『可過得日子麼？』他說道：『只是混沌些！漁樵耕牧，卻比舊時一同，日子倒是過得。卻又有件好處，三五年間，沒有半個人死，沒有半個人害病，這個又好似舊時。』咱問道：『是幾時開的？』他說道：『才開五七日。』咱心上還要問他，猛空的那裡一聲鈴響，轉過身來，恰好還在這裡。似夢非夢，何等的奇妙。」王爺道：「你們眾人看見些甚麼？」眾人道：「地方都是一同。只各走各人的路，各撞著各樣人。」王爺道：「你們撞著甚麼人？也說一個。」馬公公道：「咱撞著一班白鬚長者飲酒。」洪公公道：「咱撞著一群光頭娃子放羊。」侯公公道：「咱撞著鋤田的吃著二□四樣小米飯。」王公公道：「咱撞著三縷梳頭的都穿著二□四幅青腰裙。」張狼牙說道：「我進城門之時，撞著四個人：一個手裡一口快劍，一個手裡一張琵琶，一個手裡一把傘，一個手裡一條帶。」馬游擊說道：「我出門之時，也撞遇著四個人：一個手裡一撮米皮，一個手裡一座東嶽，一個手裡一盞燈籠，一個手裡一騎禿馬。」王爺道：「這些人是個甚麼意思？」國師道：「貧僧有所不知。」天師道：「貧道更不得知。」天師口便說道：「更不得知。」臉上笑了一笑。

畢竟不知天師這一笑甚麼緣故？且聽下回分解。